

淺談書寫小行書的雅趣

愉
韻
度
曲
梁
君
度

小行書介於工整楷書與縱逸大草之間，收放有度，雅俗共賞，既是筆法功底的修練，亦是安放閒情的載體。今試從筆墨、章法、情志、日常四端，略述其獨特樂趣。

筆墨之趣，貴在分寸拿捏。大草肆意馳驟，楷書規矩森嚴，寫小行書取其中道。落筆提頓，須細微克制；橫畫輕重收收，轉折或方或圓；牽絲僅於字縫間輕施，不似狂草糾纏雜亂，亦避楷書刻板滯澀。書寫如閒步園林，疾緩隨心；錄《陋室銘》這類修身短文，筆鋒沉斂，慢筆鋪陳，以安頓心性；書楊慎《臨江仙》懷古之詞，則適度放鬆筆筆，線條舒展飄逸，傳其曠達。方寸之內，點畫精微而氣韻生動，正是小行書最耐尋味之處。

章法之妙，在於布局經營。小行書多以豎幅條屏或冊頁呈現，行距寬而字距緊，通篇務求行氣貫通，首尾呼應。繁筆字適度舒展開闊，簡筆字收斂緊緻，依字造型，隨勢調節，於整齊中暗藏錯落。本次書寫兩首《卜算子·詠梅》，便可依詞境調度疏密：陸游詠梅孤清落寞，字體收攏，留白簡約，以襯蕭索；毛澤東詠梅豁達昂揚，行列疏朗，氣息通暢，以顯雄渾。長篇《陋室銘》字句繁密，更須時刻把控節奏，避免局部擁擠失衡。完成後縱觀全局，行列整飭而不滯，虛

實相生而氣貫，布局既成之欣悅油然而生。

情志之合，在於文書交融。小行書最宜抄錄詩詞文賦，篇幅節奏與字之形制天然契合，易達「文書合一」之境。揮毫之際，不僅是臨帖摹字，更是走入經典，以筆墨共情古人心境。書詠梅詞，筆鋒隨詞意剛柔轉換，感受梅花孤傲或昂揚之氣節；寫《陋室銘》，以平正之筆體悟高潔自守之文人本心；揮《臨江仙》，緩緩落筆，體味歲月滄桑，感悟得失兩忘之曠達。

日常之便，在於簡易從容。小行書工具體便，案頭鋪紙即可揮毫，不佔過大空間，無須刻意營造氣勢。茶餘飯後，信手寫數行詩文，輕鬆自在，既可打磨功底，又能消解俗慮。日復一日的堅持，使筆性漸臻圓熟，心性益發平和沉穩，於平凡日常中，收穫屬於自己的雅致小樂趣。

小行書之樂，不在張揚奪目，而在細微、從容、相融。此乃文人修身之雅事，亦是喧囂塵世中一處寧靜的精神歸處。



●小行書《毛澤東卜算子·詠梅》
作者供圖

學演相融 以樂潤心

姚
珏

本周日緊湊充實，一邊加緊打磨7月8日回歸音樂會新作《九龍》，一邊迎來一個對我而言全新的嘗試——今年首度與香港哈羅公學攜手，合辦暑期弦樂訓練營，項目於本周正式開營。這是雙方第一年合作，也承載着我對青少年音樂教育長久以來的一份心願。

本次夏令營匯聚各地學子，除香港本地學員外，北京、深圳、重慶等內地哈羅分校的學生亦專程前來參與。不少孩子早已具備扎實演奏功底，器樂考級達到八級水平，手上技藝純熟，可相處下來我常有一份感慨：許多孩子學琴之路由家長安排督促，日復一日的練習更像一項必須完成的任務，內心並未真正生出對弦樂、對音樂的喜愛。技巧固然可以勤學苦練得來，但發自內心的熱忱，從來無法強求。這也是我設計本次訓練營最核心的初衷：不只精進演奏技藝，更要喚醒孩子們心底對音樂純粹的熱愛。

我希望通過「學演相融 以樂潤心」的方式，讓孩子們提升對自己心中熱愛的感悟，提升他們的自信和使命感，這是個人品質的重中之重，與哈羅公學的辦學理念也是相符的。哈羅公學推崇全人教育，就是在關注學業成績之外，也極度重視音樂、藝術及社會服務等全方位發展，培養孩子的卓越獨立人格，成就精彩人生。

因此整個課程體系安排得豐富立體，注重合奏協作能力。最特別的設置，便是把「學習」與「舞台實踐」緊密相融。孩子們不只在教室埋頭練

琴，更將登上專業音樂廳舞台——7月8日，他們會於香港文化中心亮相香港弦樂團《弦繫29載·心世界》音樂會，登台演奏加演曲目。兩百餘名少年學子，將與香港弦樂團專業演奏家、合唱團同台獻藝，近距離感受舞台氛圍，和資深藝術家並肩演奏。營期尾聲還舉辦專屬學生專場音樂會。能和專業樂團同台公演，對這群青少年而言是難得的經歷，帶來的觸動、啟發與快樂不言而喻。

做音樂教育多年，我一直堅持一個理念：學琴不該只有壓力與任務，音樂本該是陪伴成長的美好樂趣。我們搭建這樣跨城融合、學演一體的夏令營，希望卸下孩子們被考級、任務裹挾的負擔，讓他們在合奏協作、正式演出中讀懂音樂、享受音樂。不必為了分數、標準勉強自己，而是發自內心願意拿起琴弓，在旋律裏收穫自在與歡喜。

其實很多名人的成長歷程中都有這樣的故事。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，曾經夢想成為小提琴演奏家，雖然他沒有走上這條道路，但他卻從音樂中找到了快樂。他小時候在父親的鼓勵下，又在不斷的表演中，收穫掌聲與喝彩，建立了自信。最後他把音樂作為了科學生涯中「終身的伴侶和歡樂女神」，他說：「正是音樂賦予我無邊的想像力。」

少年心中生出的這份純粹熱愛，亦是藝術最珍貴的本真。往後我也會持續搭建更多青少年音樂學演交流平台，讓更多孩子掙脫功利化學琴的束縛，循著本心上音樂，在琴聲裏收穫屬於自己的快樂與光芒。

歷史並不總是有深刻內情的

鄧
飛

6月17日，我們教聯會幾個議員就着某個議題發布記者會。這裏我想分享的，並不是內容重點，而是一張我們的助理所拍的照片。這位助理是文匯報記者出身，所以照片很有新聞觸覺。把記者會中某一剎那捕捉得非常好，可以做很多的解讀：3位議員並肩而立。左首一人對着話筒侃侃發言，神色鄭重，字斟句酌；中間那位（其實就是我）側身凝神，似在低聲耳語、互通意見；右側戴眼鏡者垂首蹙眉，認真傾聽商議。3人神情緊繃，交頭接耳，氣氛凝重，彷彿正處理一樁天大要事，更有電影《寒戰》的風格。

但這般煞有介事，其實什麼重要事情都沒有。我們在立法會會議廳前「扑味」（即場回應傳媒），恰好會議廳內開始動議辯論一項關於數字教育的私人議案。私人議案的辯論時間只有4個小時，每個議員只有5分鐘發言，誰按鈕快，誰的發言便能靠前。因為我按鈕較快，很快就輪到我發言，所以盡快對媒體說完想說的，就準備撤離。撤離之前，提醒一下身旁的教聯會主席，記得按鈕發言，因為教育議案很多人按鈕的，太遲按鈕就可能排不上發言了。歷史的剎那片刻，就算看上去煞有介事，但並不總是有什麼深刻內情的。

再舉一個例子。相傳，在二戰末期的雅爾塔會議上，羅斯福、邱吉爾、斯大林和各自國家的武官和外交官緊閉會。忽然，一名英國官員當眾遞給邱吉爾首相一張紙條。邱吉爾讀完紙條後，對該官員說了一句玄之又玄的名言：「一隻死鳥是不能離開他的鳥窩/A dead bird never flies out of his nest.」

坐在對面的斯大林頓時緊張起來，這話什麼意思？那張紙條是什麼重要情報信息，重要到在會議現場直接遞給正在與會談判的首相？幾天後的傍晚，在工作晚餐之後，斯大林實在忍不住了，直接了當問邱吉爾：「我們是反法西斯盟友，應該彼此信任。你之前在會議上提到的『死鳥不能離窩』，是什麼意思？」邱吉爾的反應既頑皮，又尷尬：「那張紙條是部下提醒我，我的褲子沒有扣好鈕扣！」

附註：那個年代的男裝西褲是扣鈕扣，而不是拉褲鏈，尤其是由名牌裁縫私人訂製的。另外，二次大戰期間盟國所有的軍事與外交會議，全部都有非常詳細的官方記錄，但上述故事並無任何官方歷史記錄，很可能只是出自一些媒體人的以訛傳訛，但卻流傳極廣，甚至連那句所謂的邱吉爾名言，都幾乎變成一個成語了。

記憶中的馬齒莧

張
武
昌

鋤頭剛剛趟過的田地上，我們以為清出了乾乾淨淨的一片。可不出幾日，便有馬齒莧從土縫裏探出頭來，起初是幾棵，再是十幾棵，隨後便連綿成片了。杜甫的詩裏寫道：「苦荬針如刺，馬齒葉亦繁。青青蔬蔬色，埋沒在中國。」我們家那一畦青菜，當真就被這野物埋了個嚴嚴實實。正經的菜種下去不見長，馬齒莧卻到處都是，一茬拔出去又長一茬，如野火燒不盡，在我們這些菜餘農手上生了又滅，滅了又生。本來便很是頑強的山野菜，在這野草遍地、底肥充足的地方，越發顯出一種渾然不知收斂的生命力。久而久之，我們去園中收穫，目標便不再局限於自種的青菜，馬齒莧也成了籃中的常客。

母親將它洗淨，開水裏焯幾分鐘，撈出來晾涼，拌上蒜泥芝麻醬，便是清清爽爽的一盤。有時她換了山西老陳醋來調，酸味更烈一些，各有各的好。我總蹲在旁邊看她做，看她拾去老梗時那利落的手勢。馬齒莧的莖葉肥厚圓潤，指尖一掐，便有清潤的汁水滲出來，帶著野地裏的氣息——那種氣息並不張揚，淡淡的，像草葉間藏著泥土的魂魄。

春天的馬齒莧最嫩。那時候，我們常去小溪邊玩。學校放學後，我挎着小籃，沿河岸尋野菜。野地裏什麼都有，薺菜、蒲公英、車前草，而馬齒莧總是藏在最豐潤的角落裏，貼著地皮匍匐，

一副謙卑模樣。待初夏再來，它們便長得形體豐滿，鮮美嬌嫩，採回家依舊是清調，可那些樸素的味覺裏，分明能嘗出整個季節攢下來的陽光和雨露。

那時常聽老家的長輩說，田裏牧放的牲口也愛吃它。鄉下的日子，常見鄰家大嫂從地裏回來，兜著一大捧馬齒莧，人吃的留出來，剩下的便扔進豬圈。有一年，不知學校從哪裏得了消息，讓我們放學後去找馬齒莧回家熬水喝。孩子們一哄都往田野裏跑，回來時卻大多空著手，我翻遍了梯田也只揪到一小把。後來才聽說，是鄉裏有人患了頑固的腸疾，而馬齒莧正是殺滅那桿菌的良藥。那一回尋不着，倒讓我從此記住了它「可遇而不可求」的性子，說來也怪，平日裏拔也拔不完的東西，偏偏在需要它的時候，藏得無影無蹤。

本草書上說，馬齒莧又名五行草，葉青、梗赤、花黃、根白、子黑，五種顏色集於一身。它清熱利濕，解毒消腫，是腸道的清潔者，也是素樸的養顏之物，因此被叫作「長壽菜」。可我更喜歡看它匍匐的樣子，那樣緊貼著大地，每一寸莖都在向泥土致敬。越是水源豐沛的地方，它越是茂盛，彷彿土地特意把最豐腴的養分留給這個貼得最近的子孫。

馬齒莧會開花，但開了花便老了。有一回我摘了一捧開著細碎黃花的，母親笑著搖頭，說這些已經不能入菜了。我拿它們回家熬水，水底沉著一層黑色的小種

子，蕩蕩悠悠的，像一群游不動的小蟲。而涼拌的那一碗，葉尖上頂著的花朵告訴我，它們已經錯過了最好的時候。所以吃馬齒莧，是要趁早的。母親後來學會將它曬乾儲存，像梅乾菜一樣裝進袋子裏封好。冬天想吃了，泡開來切段，和肉絲同炒，那股乾縮進去的野氣便又舒展開來，比鮮時更添幾分醇厚。馬齒莧的花實在太小了，小到幾乎稱不上「觀賞」，花期也短，一朝開放，不久便落了，留下滿地的種子四處飛濺，難以打掃。倒是另有同名的馬齒莧花，是夏日庭院裏常見的，花有黃、白、粉紅，顏色明艷純粹，花瓣嬌嫩得像孩童的臉。它的莖與馬齒莧相似，葉卻如松針，披著厚厚的肉質，只是比松針略硬了些。這種花不匍匐在地，而是昂然立於泥土之上，極耐旱，扦插也好，播種也好，怎樣都能活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夏天，家裏沒有幾盆正經的花，唯有馬齒莧花年年種。第一枝是從同學家辦來的，我們把它插進自製的花盆裏——破陶罐、搪瓷碗、舊臉盆，它一概不挑剔。土樓小院的牆根下，滿滿的都是，只需一點泥土，便開成一片。

人的一生中會遇見許多草木，有的用來果腹、有的用來療疾、有的只用來靜靜地看。馬齒莧兼了三者，卻從不聲張。它匍匐在地上，做土地最恭敬的崇拜者；可它的花，又能昂然地開起來，開出那些顏色，全是從太陽那裏借來的光。

最近身邊不斷聽到Beyond樂隊的歌曲，在社交平台又不停見到懷念樂隊的靈魂人物黃家駒的紀念文章，聽到了往日他的訪問，勾起了不少回憶！

剛剛又在的士上聽到了《Amani》（和平）這首歌，這歌是他們去完非洲回來，家駒所寫的和平之歌。跟司機聊起家駒，他特別有感情，說這位歌手才是後無來者，從玩樂隊開始便已經表現出很另類的個性，沒有憤世嫉俗，卻對世界充滿愛、充滿感情。他用「後無來者」來形容家駒，可能他有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體會。

家駒的創作靈感來自生活，上世紀九十年代，他跟香港電台去了新幾內亞作探訪，目睹當地的人民及小孩在戰爭和災荒下的苦難，這對他有著深遠的影響，改變了他對世界的看法，因而創作出《Amani》。他反對戰爭、熱愛和平、關愛世界。

另外，家駒寫給母親的《真的愛你》，小美填詞，也是他對母親的感恩之情。如今幾十年仍然是母親節特別的歌曲，「無法可修飾的一對手，帶出溫暖永遠在背後，縱使囉唆始終關注，不懂珍惜太內

和平與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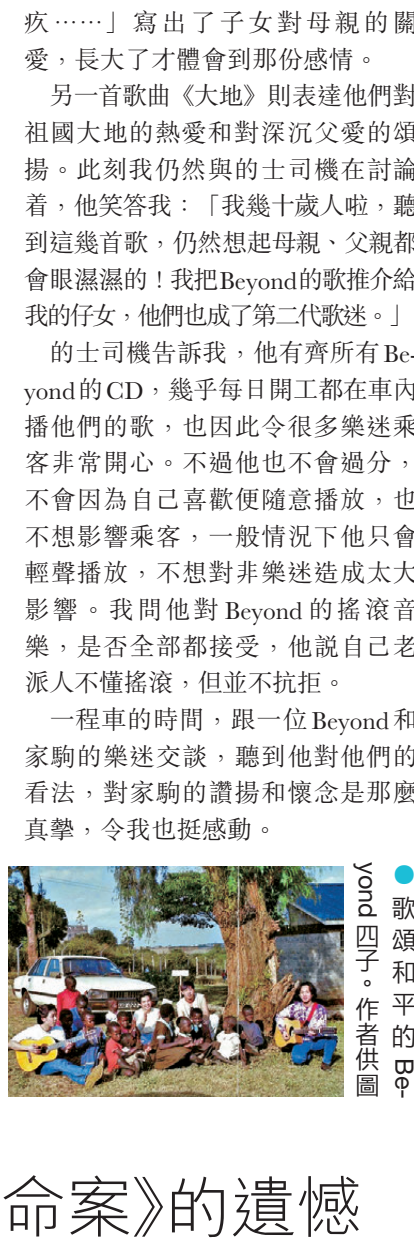
林
爽
兒

寫出了子女對母親的關愛，長大了才體會到那份感情。

另一首歌曲《大地》則表達他們對祖國大地的熱愛和對深沉父愛的頌揚。此刻我仍然與的士司機在討論著，他笑答我：「我幾十歲人啦，聽不到這幾首歌，仍然想起母親、父親都會眼濕濕的！我把Beyond的歌推給我的仔女，他們也成了第二代歌迷。」

的士司機告訴我，他有齊所有Beyond的CD，幾乎每日開工都在車內播他們的歌，也因此令很多樂迷乘客非常開心。不過他也不會過分，不會因為自己喜歡便隨意播放，也不想影響乘客，一般情況下他只會輕聲播放，不想對非樂迷造成太大影響。我問他對Beyond的搖滾音樂，是否全部都接受，他說自己老派人不聽搖滾，但並不抗拒。

一程車的時間，跟一位Beyond和家駒的樂迷交談，聽到他對他們的看法，對家駒的讚揚和懷念是那麼真摯，令我也挺感動。



●歌頌和平的Beyond。作者供圖

說是非賺錢的人

趙
鵬
飛

流量使然，人人開味做博主的時代，每個赛道都是人滿為患。特別是在無突發爆炸性事件發生的時段，最容易獲取熱度的，還有名人私隱，以及過往風波。不少「過氣」的娛樂圈中人紛紛走出來，以所謂揭露秘辛為噱頭開直播。於是乎，許多藝人的陳年舊事，便再次翻出來反覆咀嚼。

人是愛聽是非的，也愛說是非，人性使然。說身邊人的是非，容易拉近彼此的距離，也容易招致禍患。名人的是非則可以當作公共談資來討論，知道得越多、知道的資訊越罕見，也越能顯示出掌握資訊的廣泛人脈。名人的是非還有個專有名詞，八卦。這個詞內涵豐富，戀情、瑣事、穿搭、幕後花邊，乃至生辰八字等等都包羅其中。做公眾人物，被名人頭論足，在所難免。算法深諳人性，平台推波助瀾。許多流言便以八卦之名，以訛傳訛。看似無傷大雅，實則傷害了很多無辜的靈魂。

香港是名人八卦的重災區。港劇、港樂、港娛從上個世紀到本世紀初，製造了最多的名人明星，自然也成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

八卦素材庫。不同時代的天王巨星、玉女型男的戀情、衰料，不斷被人翻出來反覆咀嚼，甚至罔顧事實橫加演繹。這中間有隱退多年的娛記，也有資深的圈中幕後人。頗有些白頭宮女尤說玄宗事的滄桑感。人人都要吃飯，談資變現也能理解，只是法律劃定的邊界感模糊不清，除非有專業的法務團隊，一般的藝人也難以為此真正與人對簿公堂。

在面對無端爭議時，當事人及其團隊往往依賴審慎的「沉默」來讓話題降溫。因為他們明白一個道理：和流量纏鬥，往往只會把對方抬得更高，他們不願意參演這場鬧劇。

當然，黑紅也是紅，也有不少名人靠這種是非八卦維持曝光度，以增加獲得商業演出的機會。

誰人背後無人說，哪個人前不說人。為什麼這種陳年舊料，總能不時掀起一場波瀾？因為社交媒體和平台算法天然偏愛那些充滿對立情緒、煽動性強的內容。在算法推薦機制下，爭議性內容更容易獲得曝光，並逐漸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：只要有人敢講，平台就給流量，圍觀者就有熱鬧看。互聯網獎勵的往往不是克制與分寸，而是越界的

窺私慾。參與吃瓜的公眾對複雜人性容忍度極低，輿論傳播則依賴「善惡對立」的極簡劇本。標榜是圈中人開播爆料，已挑起眾人好奇心，再將當事人過去的道德污點或情感糾葛，作為素材，進行非黑即白的標籤化敘事，以顛覆其公眾形象，算法推著流量即刻嗜腥而來。由此造成的討論度，甚至蓋過他們當下的專業成就。

精心打磨的作品，不如一個排開更有流量。也因此，不少影視劇集在宣發階段，會刻意用劇中人的緋聞來提高關注度，這也算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逆向吸取流量。

來說是非者，不只是非人，更是生意人。我等圍觀者在津津樂道的名人八卦裏，也要始終清楚，熱度不等於可信度，爆點不等於證據。說是非者的直播間裏，看是唾沫星子橫飛，各路八卦任聽，實則是通往帶貨之路上的各種終南捷徑。

●香港是貢獻娛樂八卦談資的「重災區」。作者供圖

湯
瀟
兆

港產小成本製作《UFO離奇命案》，早前在海外烏甸尼斯電影節揚威，更定檔於7月正式上畫。在大型商業片夾擊下，這部成功將網紅文化與本土都市傳說結合的創意小品，絕對非常值得大家買飛入場支持。

對於經常在馬鞍山一帶行山的我來說，觀影時多了一份尋寶的樂趣。片中不少場景、馬路，對我均毫不陌生，那正是馬鞍山石礦場舊址的對路，以及梅子林村一帶。戲中有些對白更極具現實生活感，例如交通警上山搜查時拋下一句：「你哋係咪咗吃架車嘍下面阻住條山路？趕緊攞走佢！」這簡直是上馬鞍山村時，經常會見到的真實抄牌日常。

可惜的是，電影從頭到尾都沒有直接點明這個拍攝地點。劇本雖然以上世紀八十年代華富邨UFO目擊事件為核心藍本，並將其轉化為網紅探秘的黑色幽默素材，但導演似乎忽略了，取景地梅子林村本身，其實正是一個充滿都市傳說色彩、與電影主題產生強烈「超現實呼應」的神秘地帶。如果戲中能明言

此地，非但不會喧賓奪主，反而能極大地強化觀眾的聯想空間。

翻看時間線，電影於2024年至2025年冬季拍攝，而在之前的2022年，梅子林村就剛好發生了一宗轟動全港的情侶謀殺案。最荒誕的是，案中男被告在庭上不斷堅稱其女友是「外星人變的」，甚至逼她鑽入地洞「投胎」。這種「現實中的外星人命案」與電影裏講述外星人、命案及欺騙大眾的情節，簡直是不謀而合。

更離奇的巧合還在後頭。2023年，一名拔萃男書院的中學生在馬鞍山郊野公園失蹤長達一星期，當時整個跨部門搜救基地正設在梅子林村口。這宗少年在森林中赤裸人間蒸發、七日後奇跡生還的真人真事，恰恰就是《UFO離奇命案》中所探討的「有人離奇失蹤」的情節翻版。

一宗有「外星人」元素的殘酷命案，一宗有「神秘失蹤」元素的山林搜救，兩件極具話題性的當代怪談，竟然都活生生地在梅子林村發生過。這根本就是電影最天然、最強大的宣傳後盾。如果主創團隊當初在戲中大方標明這個拍攝場地，借力與電影主題產生強烈「超現實呼應」的神秘地帶。如果戲中能明言